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餽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

原註橋在潞州

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

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

此案

下原闕一字

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

元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
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
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猪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
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
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終
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
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

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巡
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
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
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卽成如不加
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
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
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
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神氣自
自製也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
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卽

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雷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

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溢

而爲榮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卽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
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

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

原註
妾也

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尙幼未
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
爲汝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
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
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
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
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

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
兒也武惠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耶合坐皆笑以
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
瑄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
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
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
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
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
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
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

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山人遣

童子賣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
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
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
原註無雙卽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卽強就府署
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
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
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
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
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
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

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
寶鈿青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
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
人愛姬爲已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
繒帛贐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尙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
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
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
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卽延
入與韓夫人

原註吏部之姪

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

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

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
文姬李尙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啟曰昔
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
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
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劉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
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
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
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
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鑊子濤悉能拔櫬角觝之戲翌日
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鬪

原註魁酒樽也盛一斗二

升多以櫓槐瘤爲之或銅鑄也

坐于地茵大枰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

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
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觝戲倉龍等亦不利
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
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鑰不開
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驟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
也李公旣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
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寮佐莫敢諫
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
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
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

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
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
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
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
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
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啟曰戶
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
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
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
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大邱度性
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邱度之子也因謂

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
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
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
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觀此形骸足可駭歎左
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
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
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
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
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
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
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

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
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
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一絕
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
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
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
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
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
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
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
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于賫其家牒求謁不得
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
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
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木耕田宗
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間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
袖中何物曰告身卽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
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
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
党羌窮寇敢來于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